#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晉綏日報社
第一四八〇號　原名：抗戰日報


**重要啓事**

一、報價從本年七月一日起，每期增為本幣一百元，每月三千元（郵費在內），臨時增到不另增價。

二、各支店、分銷處，務於本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將後半年（七月至十二月）各該地區訂出的報紙總份數和報費（舊欠報費在內）一併寄交本科，以便寄發。

三、請各地讀者（不論增發或訂閱），於閱後報紙除領導機關必留參考份數外，其餘均收交當地郵局或機關交郵局寄回本科，郵費由本科支付。

本報發行科　五月六日

**遺失聲明**

本局鄉工王明正同志在陰曆三月二十七日於臨五區岔活殿（北殿）看會時，不慎遺失晉綏鄉政管理局鄉政第一號署名王明正有貨袖章一件，除報上請求補領外，該袖章無論何人拾得均作廢，如有發覺假借該章冒名活動者，即希詳加審查追回。

忻縣郵局

**招領啓事**

我在石栁子附近路上拾到毛巾壹打，希失者前來認領。

分局管理股蘇桐啓

## 東北我軍猛追三晝夜
# 全殲敵一個師一個營

（新華社東北前綫四日急電）東北民主聯軍於昨日（三日）全部殲滅蔣軍六十軍暫二十一師一個師及一八二師一個營。上月三十日，該師由海龍及朝陽鎮乘夜竄逃，民主聯軍即分路猛追包圍，經三晝夜猛追，該師東奔西突，走頭無路，逃往長春不逞，又折向吉林東竄，終於昨（三）日被全部殲滅於磐石縣城東南之吉林地區，並在吉林西南之雙河鎮一帶將殘餘一八二師一個營，戰果正清查中。按該師係於今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第三次進犯遼東解放區時，由其所屬六十一、六十二團各一個營補充改編而成。

（新華社東北前綫四日急電）梅河方面：東北民主聯軍一部於三日晨二時收復重要煤礦西安縣城，俘敵一千五百餘。民主聯軍於一日向守敵新年軍第二師發起攻擊，一經接觸，敵即狼狽潰退，於下午二時放棄其設有鋼骨之堅固工事，分向四、北兩路逃竄，民主聯軍當時西撤之敵全部解決，俘敵一千五百餘，向北逃竄之敵人正分頭追擊中。民主聯軍已完全控制由四平近郊至梅河口之鐵路綫三百里。

（新華社東北前綫四日急電）四平方面，東北民主聯軍一部於三日晨收復開原縣城及車站，守敵二千多人於清晨七時乘車向兩邊竄，現正追擊中。按開原位於瀋陽東北二百餘里，爲中長鐵路幹綫及支綫開原西豐段之聯結點，南臨清水河，乃屏障瀋陽以北之一重要支撐點。至此，民主聯軍已完全控制四平至開原間鐵路幹綫一百七十餘里及開原至西豐段九十餘里。

（新華社東北前綫四日電）東北民主聯軍收復（昌圖）戰鬥中，殲僞保敵四千四百餘名，戰果初步統計如下：斃傷敵官兵四百餘名，俘敵七十一軍九十一師副師長鄒麟、騎兵中校副團長鄧鶴齡以下官兵四千零五十二名，繳獲迫擊砲十三門、六零砲二十七門、火箭砲十門、長短槍二千一百八十七支、輕機槍一百三十五挺、重機槍三十二挺、衝鋒機槍二十四挺、電話機三十部、望遠鏡二十個、戰馬四百一十餘匹、子彈五十二萬餘發、砲彈三百餘發、其他軍用品一部。

## 東北民主聯軍頻傳捷音
# 收復西安開原二城
### 昌圖西安兩役共殲敵六千

## 行署頒發緊急命令
# 領導群衆生產備荒

**機關負責同志要親自動手，毫無例外的一致動員起來，認眞生產節約；幫助群衆生產。群衆搶種不完的土地，允許部隊機關租地搶種。**

（本報訊）邊區行政公署，頃頒發關於緊急防旱備荒命令，交由本報發表，不另行文。茲將原令照錄列登如下：

綏蒙政府主席、各專員、縣長：

（一）我邊區全境，旱災之嚴重，爲歷年所未有，現在已成爲我邊區全體軍民生死攸關的問題，各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及全體幹部人員，必須領導、組織與幫助廣大群衆與旱災作殊死的鬥爭。把應當做我們目前緊急的政治任務，不如此，將嚴重影響自衛戰爭，其後果是十分危險的。但在此緊要關頭，在各地領導上與幹部中，卻存在着極其錯誤的想法：有的認爲防旱備荒是一年一度的老一套，照例應付，對群衆當前防旱備荒的迫切要求和生活痛苦，漠不關心，總以爲土地解決了，貸款發放了，群衆就可以翻身發財了。有的是聽天由命，等待下雨，認爲「天無絕人之路，總要下雨」，不抓緊組織群衆乾耕乾種。對不積極生產，等待公家救濟的群衆，不積極去進行教育動員，對某些群衆求神祈雨等浪費人力財力又誤生產的迷信舉動，不從積極組織生產，引導群衆走上防旱備荒的正道，相反的，或者是强迫命令的禁止，或者坐視不理。對不節約的群衆，不進行說服教育，對浪費外出不加嚴格禁止予以法令制裁及嚴禁蒸酒熬糖。此種表現，充分證明了對群衆當前的焦急痛苦不關心，缺乏爲群衆服務的思想。

（二）因此，要戰勝旱災，中心關鍵在於黨政軍民各級領導者及全體幹部人員，從思想上、組織上、實際行動上一致的行動起來，因時因地制宜，堅決走群衆路綫，深入農村，向貧苦群衆耐心宣傳，並依靠貧苦農民的自覺，以他們爲骨幹推動這一工作，在這一運動中，必須堅決反對强迫命令與脫離群衆的任何作法，如强調剝樹皮，集體挑苦菜等就誤生產錢路莊稼等錯誤行動。應處處和群衆商量，根據當地群衆的意見來做。領導上，要把防旱備荒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停止次要的工作，派遣大批縣區幹部下鄉，同村幹部一起，組織力量開展這一工作。不管下雨不下雨，都要積極進行。各級領導，要嚴格督促檢查，眞正把群衆動員組織起來。

（三）現在防旱備荒工作，主要從農業生產上想辦法，繼續乾耕乾種，能種一畝是一畝，能種一垧是一垧；發動群衆，大量的多種瓜菜（葫蘆、豆角子、南瓜、山蔓菁、豇豆）多種一苗就有一苗的收穫；能用水利的地方（修渠、打壩、挖泉、打井、吊桿）應修成小塊水地，是保險的辦法。各地應迅速積極準備小日月種籽（小糜、小穀、小麥、蕎麥）準備下雨後搶種、補種、改種。其辦法，主要是依靠群衆向調換、借貸、購買，其次亦可從公糧、鬥爭果實各方面給群衆調換，但應防止今春調劑夏田種子時的主觀包辦的偏向；並要事先組織變工及規定耕畜農具的使用辦法，準備雨後搶種，以防擠在一起忙不過來的困難，就誤搶種之完成。總之，應因時因地制宜，同群衆商量來辦，把大家動員起來，爭取耕地下種，盡可能的多打糧食多收瓜菜，準備渡過災荒年景，盡量爭取不餓死人或少餓死人。

（四）機關部隊學校，負責同志要親自動手，大家一致動員起來，訂出生產節約計劃，堅決貫徹執行。精簡決定，要以寧缺勿濫精神，嚴格執行，不經批准之人員、馬匹，一律停止供給。

動員機關全體人員，毫無例外的參加搶耕搶種，大量種瓜菜，可利用一切空地庭院去種，並根據今年旱災的特殊情況，群衆搶種不完的土地，可採取變通辦法，允許部隊機關租地搶種。

另一方面，機關部隊學校，應在防旱備荒中起帶頭作用，影響推動群衆，要認眞的幫助駐地村及附近群衆生產，或停止一時工作，幫助群衆生產。雨後突擊搶種，反對忘了機關不幫助群衆，以爲旱不旱每天有公糧吃有軍衣穿，不關心群衆死活的表現，反對採取號召一次去應付一次的停差態度。在這一鬥爭中，應考驗與教育我們每一個幹部，以增加爲群衆服務的思想意識，爭取戰勝旱災而鬥爭。此令。

續範亭　武新宇

**簡訊**

（七分區訊）呂梁工作團幹部劉清河等四同志，在汾陽三區進行土地改革中，私拿群衆鬥爭果實小刀一把、旗子一面、手電筒一個等一條，經工作團總結會議檢討後，已退還群衆。（洪基）

## 六專署緊急號召
# 全力與旱災鬥爭

（新華社雁門六日電）爲與旱荒作鬥爭，展開群衆性備荒運動，六專署特給各縣發出緊急指示，指示中特別强調克服消極等待與群衆中的求神祈雨等錯誤思想，目前必須突擊的具體工作爲：（一）組織人畜力，乾耕點種，並行搶種。（二）用一切力量開渠、淘井、修吊桿、修水利，已有渠道村莊，調節使水，並發動揹水飲種。（三）山地區增種山藥蛋，平川邊地增種蘿蔔、南瓜等菜蔬。（四）動員婦女兒童收集一切食物，如捕魚等。（五）及早準備小日月種籽，如蕎麥、山藥、小麥等。此外展開群衆性的節約備荒運動，嚴禁蒸酒、熬糖、與浪費食走私資敵，加强軍民緝私。機關部隊亦多方面進行節約，嚴禁機關部隊以剩餘物資，應提倡集體放野，以解決羣衆在與旱荒鬥爭中公糧、貸款、貸糧、倉谷、合作社資本等。指示還提出加緊清理地主富農歷年拖欠之公糧、倉谷、合作社資本等，以解決進行生產的困難。（王克）

## 我軍汾城襄陵一帶的勝利
# 保衛了汾河西岸羣衆麥收

（新華社呂梁南綫五日電）人民解放軍在臨汾外圍汾城襄陵一帶的勝利，保衛了汾河西岸的羣衆麥收。汾城襄陵一帶爲晉南產麥區之一，今春雖雨量缺少，但因地質肥沃，每畝產糧仍在三大斗（每斗二十六斤）以上，部份麥田能用水渠澆灌，產量更多。現在各地羣衆整日在田野裏緊張收割，快打快藏。當人民解放軍漫長行列穿過遍地金黃色的田野時，隨處可聽到戰士與羣衆的交談聲音：「老鄉今年麥子收好啦？」「收好啦」。汾城閻頑僞縣長在上月三十日棄城逃竄前尚以親筆函致襄陵閻頑十三專署，要求「速派大軍前來收麥」但他的親筆函發出不到一個小時，就狼狽逃跑了。

## 送被子給赤貧戶
### 陽曲火路坪武工隊

（陽曲訊）武工隊同志，把自己被子送給赤貧羣衆。五月火路坪村土地改革中，武工隊同志看到有五戶特別貧苦的人家，被子爛的不像話，當時正月繳獲敵人六床被子（經上級允許分給自己蓋的），在會上當場拿出來給了這五家。本子在會場上感激地說：「八路軍共產黨關心窮苦人，天地下再沒有比他們好的了。」（武敍、尹德馨、苗來希）

## 携物勞軍
### 洪洞樊村羣衆

（洪趙訊）五月五日，閻頑「趙城保衛大隊」搶走洪洞一區樊村羣衆牲畜四十一頭，經我解放軍某部截回，交還畜主後，羣衆募集紙烟八條，豬一口，前往慰勞，他們感激的說：「幸虧你們解放軍，才把牲畜回來了，今年生產才有辦法，真是救了我們的命。」（陳耘）

孝義二區智峪村

## 幹部和武工隊說服群衆停止祈雨

# 搶種山葯玉茭子六十畝

（新華社呂梁五日電）孝義二區領導幹部與武工隊在緊張的戰鬥環境裏，向群衆宣傳防旱備荒。智峪村在五月二十二日以前，全村八十餘人參加求神祈雨，抬上「龍王」，在十九個村子拜了四五天。有些年青人說：「頭一天出門沒一點雨，第二天出門無一朵雲，第三天出門天更紅，第四天出門吼大風，不頂抵事！」這時武工隊由前邊回來，便和群衆研究如何防旱備荒，說明求神祈雨既浪費，又耽誤生產，實行堅壁清野，防止勾子搶糧，抓緊時間乾種穀物，省吃儉用，是頭等大事。經過一再解說，群衆都接受了。第二天就停止了求神祈雨，全村出動三十多個男女老少，從溝裏三四里路抬了六七十担水到山上，男人抬水，女人點種，鋤了三百多苗瓜、五百多苗玉茭子。全村在三天時間裏，就鋤上了玉茭子山藥蛋六十餘畝、葫蘆四千多苗，現在西村、道相、果樹園等村大部群衆，一面備戰不讓勾子搶走食糧，一面積極生產担水種地。（戈）

代縣中解、口子等八村

## 向地主進行水利清算

# 解決貧苦農民使水問題

（新華社雁門五日電）代縣四區中解、口子等八村群衆，向地主進行水利清算，解決了貧苦農民使水問題。該八村夥用一條水渠澆水，因水小遇天旱時，就不夠使用，舊日規定以點香計時間輪流澆地，歷經年地主剝削霸佔，使用水權已多為地主壟斷，因此，貧苦群衆要上一柱香工夫的水，就得給地主五塊多白洋。因壟長，買上一柱香的水，連地裏都流不到，買多了花的錢比產量還多，有些下流村莊的地，好幾年澆不上。去年下流三個村子的禾苗大都旱死，使些村子，去年就少收一半糧。土地改革時，領導上沒重視群衆意見，只把地權分配了，沒有解決使用水權，引起群衆很大不滿。直至今春，群衆還在咯吵此事，當時地主、富農們想以舊規聚斂群衆，如說：「這是相公爺分的，誰能改變，要改變就得殺人命」。但多數群衆自信的說：「世界還能改變哪，這個使水權還不能改變啊」。領導才接受了群衆要求，以貧僱農為骨幹，吸收了有經驗的中農，召開群衆大會，商量結果，向地主又進行了水利清算，使上流口子、張家寨等五村沒影響中農利益，就滿足了貧苦農民的要求，但沒有完全滿足了下流三個村群衆的需要，於是決定發修渠身，不使浪費水量。上流五村群衆保證出一天一夜的使用水權，來幫助解決下流村莊的困難。現在，所有貧僱農的小麥全部澆過，他們並歡喜的說：「這下可能徹底翻身啦！」（張偉）

與縣鄭家塔群衆

# 收回地主富農公糧

## 約三百垧河灘地分給群衆

（本報訊）興縣五區鄭家塔，全村群衆合力向地主富農催收公糧，五天內集中了一萬餘斤。上月底該村先後兩次接到村公所通知集中公糧一萬斤之數，村幹部即先通過貧僱農會議醞釀，又在農會中討論，當決定地主中除財產已全部被清算光，確實無力繳納者外，其餘地主富農所欠新舊公糧全部收齊，如一時交不齊者，中農再自動繳出補足。當由群衆提出「二寨子」去向地主富農催收，富農來扣子，應年所欠公糧達二千五百餘斤，當他還僱着長工，喂着牲口時，就故意拖欠，幹部們催收得緊時，他還會告到區上縣上。這一次全村群衆齊集他院內，和他講理，逼其拿出糧食一部，其餘還在催收。其他地主富農在群衆力量面前，只好繳出。五天後，地主富農繳出部份，加上一部份中農自動繳出的總數量已超過一萬斤以上。幹部群衆情緒高漲，都說：「照這樣斷事，真是省勁呢！」

（本報訊）為漫游水地，發展生產，鄭家塔地主的近三百垧河灘，亦經群衆分配。分配是按貧苦程度分成三類：第一類赤貧戶共五戶，優先由他們挑已開墾出之熟地。第二類貧農十六戶分得稍次。第三類三十戶如下中農及一般中農，分的多為石灘，或至今尚為水所淹沒者。現已開始合契，所有地上附帶的莊稼，均統一分配給貧苦農民，這樣分下來，每戶分到三五垧不等。貧苦群衆反映：「過去河灘地，還被地主霸佔上一點，如今咱們把地主的地分光，可由了咱們」。

×××

地主張祿逼害三條人命

# 羣衆公審後執行槍決

（五分區訊）山陰五區鎮泉峪村四百餘群衆於五月廿二日，公審殺人犯地主張祿，張某逼死三條人命，詐騙民財，民主政府接受人民要求執行槍決。王玉成在大會上控訴張的罪惡，他前年七月到樂寺燒生意，張祿母親交給兩塊錢的棉花，因花貴沒賣，錢被用了，回來還他兩塊錢，他母親硬說原來的銀洋是「站人」的，不要，逼的王玉成無法找到，最後逃跑了，又逼的向王玉成女人要，張祿竟動手打倒她，拿火柱亂戳，把大腿戳下幾個窟窿，流下一大片血，逼的她自殺了。玉成的母親憤的罵道：「張祿賊呀！你害得我一家人好苦呀！」貧農宋發向着張祿控訴他兄弟給當長工，硬受苦受的餓死，長使換了的十九塊工錢，還要個要，把三孔窰搶走，還逼走宋發和他母親。搬家時因為搬炕沿的事，張祿母子把宋發媽痛打一頓，氣的她跳了窰頭，跌得昏迷過去。此時，張祿竟個搭兩腿把她從高圪台上擲下去，最後叫人抬到墳裏。張發今天在幾百人面前要中農們替他報寃仇了！張三喜憤怒的站起來說：「我二哥借了六斗莜麥，本已還清，張祿不夠賬，我二哥死後，就向我大哥要，大哥不服，被張祿父子三人打斷了胳膊，成了終身殘廢，今天我要報這個仇！」控訴的人一個接着一個，全場群衆高呼：「為死者報仇！打倒惡霸張祿！」民主政府當根據群衆意見，對兇犯張祿依法執行槍決。（儲實）

# 專論

## 以貧苦農民為骨幹推廣防旱備荒運動

張友

**年饉已經跌下了**

邊區地處西北高原，緊接沙漠地帶，「十年九旱」，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了。但是今年的旱災，卻來的十分嚴重，不同往年，就地區來講，南到大寧，北至綏南，東起忻崞，西至神府，全邊區境內，從雨水到芒種，四個月內未落過一次飽雨。俗語「不怕旱的乾，單怕旱的寬」，這回的旱實在是很寬的。就種植禾苗說，此地農產以秋田為主，夏田為輔，故俗語有云：「不怕春旱怕秋旱」，「春旱收秋旱丟」。而今年是春旱加秋旱，春秋一齊丟。即使現在馬上落雨，也只能種少部小糜小穀、蕎麥瓜菜，大宗農作物是失去農時了，何況近日氣象絲毫無下雨的徵象呢！因此說，天年已經成災了，年饉跌下大半了。當前問題的性質，已經不是「有備無患」，不是「防」，的的確確是患已臨頭，是如何「渡荒年」、「托年饉」的問題了。

**貧苦農民首先受到旱災的威脅**

荒旱越來越厲害，首先受到飢餓的威脅的是貧苦農民。他們歷年來生活很苦，家無存糧，土地改革以來雖然得到照顧，但正要大力生產，已遇上天旱。因此，當前最迫切的要求防旱的即是他們，他們是防旱備荒工作的骨幹。我們要爭取「荒年不餓」或「荒年少餓」，盡量爭取「不餓死人」，也就是說，爭取貧苦農民少餓或不餓死。離開貧苦農民去談防旱備荒，必然會落了空。

由於貧苦農民所處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在防旱備荒中最能想出有效的辦法，如最近臨縣某些富裕人家鬧唱戲祈雨時，貧農首先反對，他們說：「又出錢錢，又誤營生，咱應不起」，他們要求從生產中解決問題。這就證明防旱備荒要以貧苦農民為領導，依靠貧苦農民的自覺，造成一個熱潮，向全體群衆推廣，才能做出切實的成績來。

**吃飯問題第一**

老百姓有兩句俗話，叫做「吃在先，穿在後」、「嘴圖圖，嘴圖圖，一個不吃大年饉，穿的闊，穿的闊，擱誤了一天又一天」，在平常時候就是吃比穿重要，荒年更當如此。武副主任談話中說：「糧食是主要的，棉花是輔助的」，「肚子吃飽了，冷死是很困難的」，這話代表了群衆的迫切要求。前一個時期我們宣傳擔水種棉時，高家村的一個老婦擔水種棉苗改種山藥，我們問他為什麼，他說：「棉花不能吃」。其他地區，群衆亦在自發的扭水種南瓜。這件事情教育我們在進行防旱備荒時，必須從當前群衆迫切要求出發，群衆要求解決吃飯問題，我們即應大量組織群衆多種早熟作物，如葫蘆、南瓜、山藥蛋、紅豆角、玉蜀黍、大黑豆、和二秋菜（蔓菁）等，都是早熟作物，也是貧戶人家的主要食品，產的多，又料也大。玉蜀黍、豆角角在陰六月半七月間就能吃上，當時吃不了，還可曬乾保存，是渡過荒年的好東西。同時要種小日月莊稼，要大膽的乾種，搶得起種籽，斷了穀子改糜子，晴了糜子改蕎麥，「寧叫種下等雨，不要等雨下種」，「天旱下能趕上，人誤下趕不上」。

**緊急動員起來**

問題是很嚴重了，緊急動員起來吧！災荒對我們是個考驗，看你是否對人民負責，就看你是否領導人民同人民一齊渡過災荒。人民群衆目前是很焦慮的了，我們幹部還以為「年年防旱，年年應事」，用官僚主義態度，把防旱備荒看成官樣文章。但情況是立即需要改變的，時間不等我們，適當目前耕種節季，就想種也種不成了，就會造成更大的災荒，就是對人民犯了罪。把當前生產備荒的口號喊的更高一點，喚起全邊區每個人民的注意，進行有效的措施。要做到不餓死人或少餓死人，靠全黨我們自己想法，大家想法，依賴思想是不對的。

崞縣軒崗群衆

# 挖渠澆地努力備荒

（新華社雁門六日電）崞縣五區軒崗群衆，努力與旱災作鬥爭。該村在偽統治時，將群衆的百多畝坪地修築了工事，去年六月獲得解放後，貧苦群衆便組織了變工組，開成熟地。今年卻遇大旱無雨，農民王巨保、賈存貴等，又組織變工開水，僅用人工二十七個，就把三百步長的水渠完成了，可澆地三十八畝。乾種大部生地完成，現仍繼續進行着。同時，村中婦女娃娃都到地裏挖苦菜、拌榆葉，拌上糠吃「度荒關子」，他們竭力設法渡過災荒。（霍廷華、辛步雲）

山地村莊黃兒溝群衆

# 貸款後生產擴大

## 打山猪保護禾苗

（興縣訊）四區山地偏僻村莊黃兒溝，因地質既差，山猪又多，十戶人家去年僅種了一百四十垧地，糧食產量不多，群衆生產情緒不高。今年為幫助該村群衆恢復與順利進行生產，一面發放貸款，五戶貧苦農民共貸得五石七斗口糧種子、一萬元貸款，另外保安總處機關又借給四百斤小米、兩石六斗種籽，全村增加一條犍牛，耕地擴大到二百垧。一面行政村給幫助了土槍和火藥，積極組織打山猪，以保護禾苗及長熟的莊稼。又該村有三四架紡車，破舊不能用，村公所也派了婦女幹部去修理，幫助開展紡織。（白仕應）

## 簡訊

（寧武訊）四區官莊村地主韓北元，於四一年強奪抗戰軍人秦計名之妻及財物一部，經該村幹部要回後，韓某又復奪去，秦計名之父因此氣得病死了。此次群衆運動中，秦計名之姪秦有璽提出要韓某賠命並倒他叔父娶妻。經群衆討論後，韓某戶賠出白洋一百二十元，作為秦計名回家後娶妻之用。（牛懋）

代縣縣級機關破壞法令

# 使用保存大批白洋

## 縣府生產部幹部李化龍勾結奸商，大做金融投機

（新華社雁門五日電）代縣縣級機關破壞政策法令，使用和保存白洋。縣政府生產部幹部李化龍，在四月初，偽國侵佔左雲時，乘朔縣金融波動機會，私挪公款白洋二百六十八元。按李某平時即挪用公款，勾結奸商溫富作私人生意，溫某在朔縣買票子進行金融投機，[illegible]太和嶺附近稅務機關查獲之後，李化龍聞訊，立即拿起手槍騎上大騾，趕至該地大罵，威脅稅務局長，局長加說明，李某竟向稅務局要白洋，即回縣「打官司」，在場之財政科副科長包庇說：「是公家的錢」，李之司法科長也不敢負責沒收。此事拖延至今，尚未得到解決。該案發生後，李化龍迄任意無視法紀，要回欠城內大街牙子武松生四元白洋（已被稅局沒收）。又該縣政治處，在機關生產結束後，曾保留白洋二一百十六元，收支白洋[illegible]，其他機關如公安局[illegible]，致使市場白洋仍在流行，[illegible]破壞政策法令。

# 西北我軍在隴東擴張戰果
# 紛碎敵二百里封鎖綫
## 收復曲子縣城及其南北數重鎮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於隴東地區繼續擴張戰果，上月三十一日，一舉收復曲子（即原環縣屬之曲子鎮）縣城及其南北數重鎮。沿環江南起慶陽北抵環縣之蔣胡軍二百華里碉堡封鎖綫，兩天內被徹底粉碎，據守此一地區之蔣胡軍騎二旅等殘部，狼狽向西逃竄，戰果正清查中。此役除曲子城外，收復之重鎮，計有慶陽北六十華里之阜城，八十華里之馬嶺及曲子西北五十華里之木鉢等。現曲子、華池兩縣縱橫數百里地區，已無蔣胡軍蹤跡。二日蔣獨立騎兵第五團（原馬步芳之騎兵第二師改編）由環縣向南作偵查性活動，當與人民武裝小部遭遇，立被擊潰，解放軍繳獲戰馬百匹，俘其五十人。又合水外圍之誘殲戰中，解放軍斃傷蔣胡軍之戰馬即在千匹以上。

## ◇華池收復後小景◇

（新華社陝北前綫四日電）戰鬥剛結束，記者隨軍進入新收復的華池縣城。這是一塊羣山環抱中的小平地，在狹谷中穿綴的流着淡水，新開的窯洞和新建的房屋，錯綜陣列着，有些工程尚未完竣，說明這是一座新建的城市，現在滿街滿巷擠着高大肥壯的蒙古馬，多紅栗色，一律皮鞍，順從地跟隨人民解放戰士們到集合地，有些性急的人已在郊外飛馳試騎了。幾條大路上交流着人羣，勝利的人民解放軍，扛着繳獲的槍砲，牽着繳獲的馬，一隊隊到城外四周村莊中去宿營，同時許多逃亡在外的居民扶老攜幼，肩挑手提，一羣羣的回到自己破碎的家。他們從鍋裏拿出饅頭，從懷裏掏出雞蛋，塞到戰士手裏說：「你們餓了，你們辛苦了。」這次收復華池，城內未經作戰，只是在山頭上有偽碉堡，當三十日黎明人民解放軍兩個戰士攻上敵主要陣地左側時，二十多名蔣胡軍就跪着放下槍來，接着，幾百名神勇戰士衝上了蔣軍陣地中心點，於是蔣軍苦心經營一月多的強固工事就告崩潰了，城外李家溝是蔣軍最後的一個據點，當砲彈連續準確地落進去時，敵人就縮起頭舉起槍來。

# 蘇北蔣軍漢奸行為
# 拆毀抗日烈士陵墓

（新華社華中四日電）全蘇北人民崇敬之淮陰劉老莊新四軍八十二抗日烈士墓，竟遭蔣軍拆毀。五月十六、十七兩日，盤據淮（陰）沭（陽）路五里莊蔣軍六十五師一八七旅一個連及土著蔣偽數百人，竄抵劉老莊，日夜趕拆烈士墓，將水泥磚石運往淮沭路各據點，修築碉堡，現陵園內紀念碑、烈士墓等之台階及六大間紀念堂，已成平地。該在一九四三年春，日寇大「掃蕩」蘇北，三月十八日，敵六五師團步騎兵三千餘名以「鐵壁合圍」之勢，企圖血洗淮陰，新四軍三師七旅十九團四連八十二位勇士，據守該縣北之劉老莊，浴血抵抗，奮戰一晝夜，斃傷敵三百餘名，全體拆掉武器後壯烈犧牲，使敵膽寒，全縣人民得免不少災難。戰爭結束後，當地父老含淚築成高墳丈餘之烈士墓。四五年春，全縣人民集資獻力，築成六十四畝寬廣之烈士墓，每遇春秋佳節，羣往獻花祭掃。此次遭賣國賊蔣偽摧毀，全縣四十萬人民憤怒萬分，通電全國，要求對蔣軍侮辱民族英雄之漢奸行為予以制裁，並沉痛電告轉戰魯北之原新四軍三師黃克誠師長，盼更大量殲滅蔣軍，為八十二烈士復仇，為民族伸張正氣，號召全淮海區人民積極保國保家，早日打垮蔣賊，重建烈士陵園。

# 勇士們奮勇當先
## 打得頑敵大叫「饒命」
### ——襄陵戰鬥一角——

（新華社呂梁南綫五日電）四日晨與解放襄陵城戰鬥激劇展開同時，我軍另一部進攻該城西北十二里之曾家村據點。當勇士們神速地迫近「臨汾保警大隊一中隊」困守之堡院時，閻軍盲目地亂射着機槍，堡院的四周雖築有一丈五尺深和同樣寬的外壕，鹿砦、地堡和大碉、和具有掩體工事四個窯洞，但阻擋不了勇士們的前進。擔任突擊任務的李國珍班，在猛烈的重武器掩護下，飛步跨過跳板。架好雲梯，向北窯背攀去。六位勇士剛立住腳，閻軍的手榴彈即從東西兩面的窯背上交錯飛來，同時緊貼北窯東面的「地堡」，也以連串的機槍彈封鎖跳板，雲梯折倒了，閻軍竟妄想把李國珍班就此「消滅」，但勇士們毫不提懼，沉着把一顆顆來不及爆炸的手榴彈立即擲向敵人，扔向李國珍頭上的兩顆手榴彈，均被他用手飛快地推到窯背後爆炸，投到戰士趙小全身上的一顆手榴彈，也被他推到旁邊，僅輕傷其左脚。勇士們更激憤了，挺胸怒目，八十餘顆手榴彈像雷雨般地投向敵人，張小鐵立即跳上地堡，張板情一連塞進十一顆炸彈，頑抗的閻軍全被壓縮於院內及大碉堡內。於是閻軍中隊長高錫爵以下八名受傷被俘，最反動的一分隊長巴興盛逃竄，勇士們立即打開院門和地堡缺口湧進，三十餘閻軍忙喊叫「饒命」。潛入大碉堡內的閻軍，看見我猛烈砲火毀成一團，連叫「同志們！我們交槍！交槍！」勝利者遂押着五十二名俘虜，扛着繳獲的五挺機槍，三個擲彈筒，一門小砲，三十餘步步槍，凱旋歸來。（馬明）

# 隨軍見聞

馬明

記者於上月卅一日從鄉寧城動身東向汾城平川進發，路經關王廟、郭家坂等廿餘村莊，均為閻匪統治十餘年之「兵合」地區，儘管閻錫山會對我軍如何造謠誣蔑說「八路軍是殺人放火」，但這一廣大地區的羣衆，當他們一經與人民軍隊接觸，親身體驗了我軍紀律良好，說話和氣，且將殘害他們的閻頑「治村」給以撲滅之後，他們便極少的改變了各種懷疑，認為今天才遇到眞正為民除害的親人。連日來，他們向我軍傾吐冤恨，爭先為我軍帶路運輸，趕着自己的毛驢騾，將大量糧食彈藥送往前綫。他們說：「自家的部隊，怎也好說。南軍（指蔣胡軍）老軍（指閻）過來，老百姓就都跑了。」清峪閻藥玉銀老漢自閻頑強行「兵合」後，土地被編走，長子明光被抓當兵，老婆氣死，僅留小兒和他兩口生活無着，他現在高興的連聲說不着：「救星來了，咱就能活了。」部隊一路過他家門口，他就急忙生火燒水，招呼吃飯。走到郭家坂時，青年農民薛百興自動要求帶路，他的小弟和母親並端了熱騰騰的開水和米湯送到戰士手中。隨軍參戰的不少羣衆，則更從我軍連續的殲敵勝利中，明確了「蔣閻都快完蛋了」。六月一日下午走出了呂梁山南脈西麓的三官峪口，一望無際的汾南平川，遍地是隨風飄漾的金黃色麥浪，成羣集隊的農民和婦女，已紛紛出動收割。馱送麥捆的驢馬行人，不絕於途，正東太岳山支脈塔兒山和東南方向之中條山南脈，從此均可以約看到。臨汾以南極富庶的晉南廣大產麥區均為我控制，大家在歡笑在喊叫：「太岳、呂梁結成了一片。」擔設汾城馬、三官、南相李、古城等數十村羣衆，當他們聽到我軍攻打縣城時，不少人放上鐮刀，趕上前綫參加帶路運送工作，他們遺憾的是「城裏二戰區逃跑了，除滅了那些雜種們才好」。（新華社晉西南電）

# 衝破蔣記警憲鎮壓
# 各地學生「六二」集會
## 兩日來獨夫已逮捕三千餘人

（綜合報導）六月二日，蔣管區各地學生衝破軍警憲特極度的恐怖鎮壓，紛紛舉行集會及遊行示威。昆明二萬餘學生及桂林數千學生的示威，除六日本報刊載之要求外，並高呼「停止內戰」「反對徵兵徵糧」等口號，提出「立即取消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保障人民自由」、「立即釋放最近被捕學生，嚴懲虐打學生的兇手」等要求。北平、瀋陽、杭州等地學生則在校內沉痛舉行「內戰死亡軍民追悼大會」，哀悼為內戰而犧牲的軍民，抗議蔣介石迫令蔣區人民當砲灰。學生並分成許多小組，到街頭散發與張貼標語傳單。

蔣政府連日施行恐怖鎮壓，據上海報界透露，蔣家警憲一二兩日內，在上海、北平、天津、瀋陽、重慶、成都、開封、貴陽、福州、青島等地，會逮捕學生、教授、新聞記者、公務員達三千餘人。據合衆社稱：重慶一地被捕人數達一千三百餘人，廣州被捕者亦在一千人以上。甚至於六月二日以後，蔣政府仍澈行逮捕，六月三日晨二時，廣州中山大學即在深夜中被警憲包圍，捕去學生多人。廈門大學亦有學生二名被抓去。為抗議蔣政府此種恐怖鎮壓，華北各大學學生已決定舉行罷課。蔣介石的血腥手段，並不能鎮壓住學生的愛國正義行動。

# 冀魯豫新收復區
## 農民展開猛烈鬥爭
# 反動地主氣焰一掃而光
## 地主率全家跪在群衆面前焚香盟誓

（新華社冀魯豫五日電）冀魯豫新收復區農民在熱烈開展着反奸、復仇、查田、查財、查搶運動，蔣軍佔領期間實行翻案屠殺農民的不法地主，均在千萬農民的大會上受到公審，罪大惡極的已被農民憤極處死。東平縣收復區農民萬五千人，於上月下旬集會，向五百個地主當場宣佈八項公約，其中已擬向敵人告密者，向人民倒算翻案者，嚴厲制裁，並當場槍決一般壞的倒算地主。嘉（祥）濟（寧）邊許多村莊在分地後，分設、指邊、接界、樓約，立約之地主率領全家跪在羣衆面前焚香盟誓：「上有青天，下有黃泉，日後如有倒地倒頭行為，情願由人民依法槍斃。」有些村農民向地主約法十條，地主與其保人均向人民簽押立具，地主們還集赴會、走親戚、留客人，都要經區村批准。敵人來時，農民警告地主：「你們殺俺一個，俺回頭殺你們兩個。」敵人問地主：「誰是幹部？」地主都不敢說，敵人提住幹部要殺，一地主向敵人跪倒求赦。當地領導機關，一方面對行動起來的農民，堅決支持，一方面以自身的實際行動鼓轉落後村農民起來鬥爭。鑑於農民起初怕領導上不給撐腰，不敢行動，領導幹部即親身分頭到地主家，許多封建資財與紅契文約等分與農民，農民看到幹部同自己真是一家，於是申冤、報仇、查田、查產、查財，很快變成了羣衆運動。截至上月十七日，東平三區已有七十個大村進行了查財，參加羣衆達四萬人，估全區戶數五分之四，其做法是先徹底消滅地主財產，然後由農民斟酌情形，給地主留一點生活。農民興致勃勃，不分晝夜的搬運與分配鬥爭果實。辛莊一個老大爺分得大皮襖，就在炎熱的太陽地穿起來，繞場大跑三圈，跑得滿頭大汗說：「換了半輩子，可過過皮襖癮。」尚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農說：「我給密祥汝（地主）種了半輩子地，他家沒把我當人待過，他二妮子連我一聲大號（名字）也沒喚過，今天非叫他來喊三聲大爺不行。」農民終於當場把她找來喊了完事。」農婦們也成羣結隊，自動起來看押地主。地主的威風氣燄被一掃而光。高陵縣收復區農民於查田查財之外，並實行查槍，僅五區在上月初一週內查獲地主暗藏長短槍三十二支，單擲槍百餘支，手榴彈五十枚及許多子彈、砲彈、土武器，農民以此武裝自己，成立民兵，日夜站崗放哨，捕捉特務。

# 膠東獲雨
## 小麥豐收有把握

（新華社山東四日電）五月下旬以來，膠東各地先後獲雨。二十八日，萊東、棲霞等地落雨深及二犁，小麥豐收已有把握。據老農估計，山區五六級地每畝亦可獲麥子兩斗（每斗五十斤），軍糧民食均告無虞。

# 蔣區拾零

五月七日遇大公報載：皖南休寧縣陽湖村大地主余德明，會任蔣記江西興國縣長，在屯溪、龍灣一帶置田產甚多，在蔣政府橫征暴斂下，因無法繳清賦稅，於四月二十三日被迫自縊身死。某君作詩哀之：「昔日田為富字尾，今日田為累字頭，拖下腳來當甲長，伸出頭來不自由，田存心上多思想，田置當中盡是慈，當初祇望田為福，誰料田多命又休。」

蘇中淮陰師範百餘學生為蔣軍架走，該校亦被迫關門。據逃入解放區之學生劉仰鑫、錢長興談：五月五日，蔣軍一個排突將該校包圍，四面架起機槍，以到上海集訓為名，強迫同學即時跟走，一零三個同學在槍托木棍威脅下，被綁入汽車，不知去向，衆信此乃蔣軍變相抓丁。」

三月三十一日，蔣第八軍工兵營士兵二人，為修築內戰工事，至臨淄中學分校圍牆上割鐵絲子，當遭學生勸阻，乃該士兵歸部後，不久，即有該部士兵兩排約六十餘將學校包圍，以美式冲鋒槍向正在上課之學生射擊，當有學生王永年、李武青等數人傷亡。該校教務主任楊建致援出校交涉，甫出校門，即被擊斃，教員張某亦於同時負傷。事後，各校師生憤極，闔罷課罷教抗議。但又為蔣八軍軍長李彌所鎮壓。

## 印尼共和國人民 抗議荷侵害獨立自由
### 荷共發表聲明斥責荷反動派陰謀

（綜合報導）五月二十七日，巴達維亞荷蘭總督范穆克以最後通牒送交印尼共和國總統，其中包括：成立全印尼政府，成立全印尼之警察軍隊，將工廠歸還荷蘭廠主，由荷蘭統治輸入輸出，停止共和國與其他各國間的直接關係等等。范穆克並說：荷蘭需要斷然措施，以「克服印尼問題中的僵局」。對於這一侵害印尼獨立自由的通牒，印尼各報一致表示堅決抗議。印尼共和國副總統哈達在井里汶羣衆大會上，也斥責荷蘭不遵照協定，撤退荷軍，交還印尼領土。印尼共和國軍總司令蘇迪曼亦由日惹廣播，命令所有部隊立即回到自己崗位，敦促士兵嚴格服從命令，提高警覺性，全力支持沙利爾政府之政策。

與此同時，荷蘭首相馬加沙爾發表聲明，表示「懷疑共和國是不願意與荷蘭共建「聯邦」的」，這個聲明已被荷左翼各報看做是破壞荷蘭與印尼協定的信號，荷共中央發表聲明說：「殖民地份子們又在企圖攻擊共和國，右翼各黨已從事重組內閣之陰謀，且使廢除條約，並發動公開戰爭。」荷共並敦促工黨職工會所有民主份子，積極反對這一陰謀，並號召全體人民大聲疾呼：「反對殖民者的軍事計劃，並在平等基礎上與印尼合作。」

印尼形勢之惡化，是與英美當局的干涉分不開的。荷報揭露：荷蘭殖民集團力求證實共產黨在印尼羣衆上的影響是佔優勢的，以便使杜魯門[illegible]大戰爭。荷蘭反動派的[illegible]到反映，因而他們使印尼局勢日趨惡化，荷蘭與印尼人之間開始了緊張的關係，但[illegible]激起印尼人民憤[illegible]。[illegible]侵略者手中[illegible]，使它成爲自由[illegible]印尼共和國之[illegible]的一部份。

## 消息報著文敦促 履行聯大裁軍決議

（塔斯社莫斯科訊）消息報[illegible]發表亞歷[illegible]耶夫關於普遍裁減軍備之論文，略稱：自聯合國大會通過關於普遍調整及裁減軍備原則之決議以來，除安理會設有普通軍備委員會外，迄今在決議執行方面並無進展。安理會規定普通軍備委員會於三個月內呈交有關普遍調整及裁減軍備措施之具體計劃，此期限已在五月十二日截止，該委員會並沒有完成這種指示；其工作則局限於空泛地討論與普遍裁減軍備有關問題，而不能使聯合國更接近於履行聯大所提出的任務。例如英國代表賈德幹，就把普遍裁減軍備與檢驗兩個問題擱置了，賈德幹爭辯說，儘管普遍裁減軍備之計劃綱和及完全的擬定出來了，但是在國際信任沒未確立以前，計劃就不能履行。然而準備實行裁減軍備之措施，正是國際信任的一種徵象。美國代表約翰生也採取了與英國代表完全相同之態度，他把普遍裁減軍備之論點弄得更複雜化了。英美兩國在普通軍備委員會的代表之發言，均證明這個結論，即彼等努力之目的，不在於及早履行聯大之決議，反而在於延宕決議之實現。該文結語稱：和平與安全的利益，要求普通軍備委員會立即[illegible]普遍調整及裁減軍備[illegible]措施計劃。

## 杜魯門主義 在國會中左右不討好
### 美外交新政策只能加深危機

（塔斯社紐約訊）由於杜魯門簽署「援助」土希法案，輿論界與報紙繼續討論美國政府外交「新路綫」，他們指出「援助」土希法案只算是第一步，對於中國、朝鮮、法國等將繼續有同樣的措施跟踪而來，他們甚至提到計劃中的「援助」總額（百億至五百億元）。這個法案在國會裏的辯論是拖延了的，雖然最後終被兩院通過了，但討論的進程，表示出根本上法案既沒有滿足國會中的自由派，也沒有滿足國會中的保守派，例如某些國會議員說，杜魯門主義會削弱國際合作的政策，並給後者以不良影響。甚至國會裏的反動派，也認爲杜魯門主義是自相矛盾的，並非建設性的。大多數的國會議員投票贊成法案，只是他們恐怕如果法案被否決了，並如同通過對政府不信任案一樣，因而削弱了美國在國際間的地位。反動的參議員塔虎脫在投票前夕，坦白的宣稱，他要投票贊同法案，祇是爲了不損壞總統的聲望。同時很多國會議員都着重說，批准這個特別法案，並不等於批准整個杜魯門主義。另一個反動參議員范登堡稱，他祇是投票贊成這個法案，而不是贊同整個杜魯門主義。史塔生也表示不同意這個主義的目的。美國報紙敘述歐洲同亞洲經濟情勢的急劇惡化，與同時那些國家內民主運動的生長，已經開始[illegible]的論斷：美國的新外交政策如同運用於中國、希臘、土耳其的，是既不能保證那些國家的經濟穩定，又不能保證其政治的穩定，而是加深了那些國家的危機，同時還妨礙着美國和自己行將到來的不景氣作鬥爭。

如此「民主」「自由」「平等」！

## 美發生殘殺黑人暴行
### 當局反縱容袒護兇手暴徒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紐約訊：在所謂「民主」「自由」「平等」的美國近來相繼發生野蠻的私刑處死黑人的案件，而兇手和暴徒們反而受法官的袒護和當局的縱容。在南加羅林納州皮肯斯城，有一個名叫伊爾的黑人，於數月前以殺害白人的嫌疑，被警察逮捕，但隨即被乘坐數輛卡車的暴徒[illegible]，帶往荒地，加以毆辱，並活活的將他的肉割成碎片，最後才將他槍斃，兇手雖有三十一人被捕，並於最近在該州之格林維爾城審訊，他們對該[illegible]行均供認不諱，但法官們不顧起訴人與被告者辯護律師的一力申辯，卻[illegible]理由，將兇手全部釋放。又該州之傑克遜城，亦於五月二十三日發生同樣兇件，黑人巴希以「糾纏」白種女人之嫌犯的罪名被捕，在武裝暴徒的威脅下，獄卒即交出了巴希，事後，當地市長說巴希或已被秘刑處死。

## 挪威勞工黨 同意與共產黨合併

（塔斯社奧斯陸訊）此間阿爾拜特布拉特報載挪威勞工黨對共產黨所提兩黨合併建議的回答，內稱：勞工黨同意在該黨的某支部所提出的綱領之基礎上合併（該綱領主張兩黨合併之後，不得在黨內建立有組織的派別，並不合併報紙）。挪威勞工黨已同意參加討論合併問題的會議。

## 貧苦婦女的集會
### ——臨縣三交通訊——

柳勉之

在陪台上下，坐滿了三十多個婦女，兩個女工作員擠在人叢中，小孩子們在旁邊看熱鬧似的擠着婦女們說話，婦女們不論扶拐杖的老太婆，抱娃娃的中年婦女，年輕的梳着羊角辮子的大女子，都[illegible]知道：今天是爲翻身來開會，是她們生命史上從來經歷過的大事，[illegible]，就是眼花耳聾的老太婆也在[illegible]聽。貧苦的婦女們，時刻在爲生活而勞動不息！

「剛才咱們找「窮根」，元保婆姨說：「地主老財有福氣，窮人命苦，所以富的越發，窮的越窮」，大家討論一下看，對不對？」主持會議的人，這樣提出了問題。

「不對！不對！」爲應龍婆姨說道：「咱們才討論哩，鐵圪塔給地主攬了二十多年工，去年病了，就吃不上，穿不上，他是正派人，旱煙都不抽一袋，他賺的錢那裏去了？不是地主剝削去了？武光烈、李移山（均是三交大地主）挑了一担水，下過一次雨後[illegible]，平常吃的穿的，比[illegible]咱們的錢從那裏來了？不是剝削咱窮苦人來的？我的老漢給武光烈攬下，該餓一萬，只給三千，不是當窮人窮！！」

她越說越起勁，針線也放下了，大家都同聲插嘴：「一句不虛，全是實的！」「窮苦人越撈越窮苦，撈死窮死，人都數地主剝削得光格溜溜的！」：

「地主老財，可給了咱窮苦人好東西！」農會幹事的媽媽突然沙聲的喊了這樣一句，扯着她的袖子，婦女們扭過頭來望着她，她外號「吵老婆」，說話總是粗聲大氣，「窮餓撩哈（跳）蛋！窮人騙子多呀！」大家明白他的意見之後，都哈哈大笑起來，不一會，又轉入沈悶中，有的看看自已襤褸的衣服，有的把頭髮用頭巾取下，有的在娃娃的破衣洞裏[illegible]，嘆氣。

劉道才的婆姨，任何人提起她，都說是個「能說會道的精幹人」，但在新政權建立後，減租減息，反漢奸、反貪污訛詐，都沒有發動她參加，她男人又老實的很，她滿肚子冤屈沒有申訴，當時有個女同志拍拍她的肩對她說：「把你的苦倒一個吧，教大家聽聽嘛！」「要說的！到咱窮苦人說話的時候啦！」但她又說道：「不過，一提起舊事，我非哭不行，大家可不要笑話！」於是，她一字一淚的訴說下去。

當她說到地主薛汝英怎樣逼得她賣掉三歲的兒，送掉初生的女，自已去給地主「當奶媽」，債沒有還完，男人們得跑出去躲賬……婦女們眼圈都紅了，有的恨恨地說：「地主老財心太黑！」開起會，挖出他的心肝，喂狗！」在激憤的議論中，薛昭的伯祖母，扶着拐杖說：「咱有個說的，數也不了」

呂昭的媽搶着似的先答應道：

「說！說！你七十幾了，一輩子冤枉，還帶到土裏去呀！」原來她二十五歲上就守寡，有兩個兒，一個是給地主做長工，勞動過度，得肺病死了，一個給地主武光烈燒磚瓦，因供給不上，被趕出來，還用磚打破了他的後腦，不久也死了，從此她就成了一個無依靠的孤孀，她[illegible]訴說着的[illegible]，說着，最後已變成了啜泣，有許多婦女都在擦眼淚。

「一開會鬥爭他孫子！」年青的鐵圪塔媳婦，氣憤憤的說。

「對，咱們齊心一圪塔，鬥倒他，孫子，男人女人[illegible]對地主階級仇恨的烈火，在每個婦女心裏燃燒起來，話越拉越多，貧苦人的苦是訴不完的，直到地裏做活的男人們要回家來吃午飯時，才散了會。

## 劉老太太智捉逃兵

陳正森

這事情發生在鄉樂某村。

天已經黑了，突然有人緊扣劉老太太的門，她把門開了，兩個穿黃色軍裝的人悄悄走進她的屋子，他們不敢高聲說話，祇低聲下氣的說了句：「老太太給我們做點飯吧。」劉老太太看見這兩個人不對勁，一面心裏盤算着，一面問他們：「是那一部份的？」「嗨！我倆是咱們八路軍，打仗下來找隊伍去的。」劉老太太又問：「到那裏去找？」他倆說：「不一定。」老太太注意看他倆的神氣，臉上變的一片青，一片白的很驚慌。老太太已經看透他們九分了。她很機智老練的用母親的口吻說：「娃娃們辛苦了，上炕休息一會，我拿小米來給你們[illegible]去。」兩個傢伙信以爲真，就蹲在炕上。劉老太太出去把門倒上，就跑去叫來民兵小隊長，經過一盤問，原來這是我某部的兩個新解放的戰士，開了小差，一個叫李紅希，一個叫楊德祿。劉老太太對他們說：「我看你們鬼頭鬼腦的不對勁，我雖然老了，[illegible]過去！我快給你們做的吃了飯，回原來的部隊去吧。」

民兵們在押送他們路上，他們說：「呀！這解放區的老百姓和八路軍真是一條心，我們回去一定要改過好好的幹到底，再也不幹逃兵的事啦！」

漫談 備荒

## 與人民共生死 戰勝災荒

正

今年我省解放區的旱災十分嚴重，即使現在落雨，也已經誤下大半個年成。以後是否下雨，誰也沒有把握。祇有盡一切力量，進行備荒工作，才能避免或減少羣衆生命的危險。

但就在旱災這樣嚴重的時候，我們一部份幹部中卻有一種不容有的不正確的思想，有的說：「凍不死的蔥、餓不死的兵，當兵的腿長，旱了到那裏，反正餓不住。」他們說：「轉移到晉南新解放區或其它解放區，可以給留邊區的老百姓節省糧食。」但是同志們忘記了我們是人民的軍隊，人民的幹部，是爲老百姓辦事的，當老百姓遭此嚴重的旱災時，我們不積極想辦法和老百姓共生死同患難，戰勝災荒卻想轉移、躲難到其它地方，當老百姓渡過旱災，打下糧食時我們，再回來吃嗎？這是一種毫無羣衆觀念的錯誤想法。何況，今年晉冀豫等解放區也遭到旱災呀！而晉南新解放區過去卻是物產豐富，但經過了日寇八年和蔣、閻、胡二年的殘酷掠奪摧殘，加之今年的天旱，這就是說晉南不但不是戰前那[illegible]，而且早已成了十室九空的情況。躲難、轉移的思想是絕對錯誤的，不允許的，也是不可能的。

由於這種不正確的思想，就大大地影響了目前防旱備荒的工作，就會坐在那裏不積極的爲羣衆的生存與旱災作鬥爭，其結果必然會發生餓死人的危險。而餓死一個老百姓，都是我們的罪過！對老百姓的生死不能漠不關心，這正是我們不同於舊軍閥舊軍隊的地方！因此，我們必須劃除這種不正確的思想，立即積極地行動起來，和羣衆同生死、共患難，與旱災作鬥爭！

## 副刊（十）